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四書說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三五〇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正學

淵源十卷》提要

東寧同文
書院大學
圖書館印

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四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姓輯梓

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

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

之度也

論語卷之四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

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

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

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

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

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

者居之楚尙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

不必以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

者是也

金氏曰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

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零曰形莫若

形固不待物凡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
此皆太簡之意
如何許氏曰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
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之
辭許氏曰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許可也之可
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
不可同此集如可以死可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

四書正學源

論語卷之四

二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許氏曰居敬以修身言
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就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
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已上簡家語記伯子
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金氏曰
屈舉行集註亦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
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
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
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
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
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許
日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
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兩正相發明居簡則先有
心於簡而多一簡字與故曰大簡

四書正學源

論語卷之四

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厭人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遷移也或復也怒於甲者不齊於乙過於前者不
復於後顏子克已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許氏曰不遷怒或謂是好事之教人之七情惟怒
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
隨卽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
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又曰集註克已二字是
說此章骨子已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益人有
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裹定這些血氣便是
我也但我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
不把入做事故怒遷向人亦不以爲事故事差
失亦以爲無緊要若改却屈已以從物與若磨

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專於人所以怒不
敗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
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非如衆人之已然略有私
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又曰克已是修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短
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已後功效如此也

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

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之難得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會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四書正學淵源

四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薛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

四書正學淵源

五

行之理以為性本只是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

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

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

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

串說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

心知所往下面力行是約其情然必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薛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

論語卷之四

五

行之理其指五性靜指未

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

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五

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

下二節却兼敘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

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

金氏曰二事前後計不同時大夫無

境外之交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無固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問於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用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爲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無非時中然請粟與乘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爲夫子幸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

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乘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六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

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

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金氏曰原思爲之宰

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

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段當曰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願思之爲宰也夫子爲其貧而仕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此原思之素猶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無用故夫子又教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予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黃氏所謂非徒見而與不當辭而辭二事雖皆中道緣冉子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請辭不許蓋守一職自有必得常奉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爲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

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

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

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

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

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金氏曰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何
云爾曰字然以四字爲句則是論牛子
似無嫌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
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
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
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
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氏曰以譬叟爲父而有舜以繇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八

美則可謂孝矣許氏曰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
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修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
川不含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率牛之子騂角德不
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修德以拏之也用者不
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入
推看但不
可穿鑿爾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
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許氏曰仁者天地之生意
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九

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德
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
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
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
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
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
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
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
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三月不違仁
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 ○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
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
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
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金氏曰仁者心之德不
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
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特內外賓主以譬之
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
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也
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
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
人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
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
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
所能與者矣許氏曰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
融事皆中道時有小心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

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三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為客暫時屋中隨即去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

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上

金氏曰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汶汶上今縣名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

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

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

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為三家所有然尚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尚隸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焉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聞得之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

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十一

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癘也

金氏

曰出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為厲厲即癘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為厲謂漆身為癘也又

曰厲雖癘也牖南牖也金氏曰牖字誤當作牖疾則字當作癘

牖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窻名牖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許氏曰古

手與之訣

西賓階

東 昨 階

楹 楹
堂
戶 戶 戶
奧
室

東房	西房
日北階	北
通入後堂	北

論語卷之四

十一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當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音斥旦蓋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

許氏曰：蓋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

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
顏子之樂算陋巷豈足改之邪
○程子曰顏子

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

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金氏曰王文憲曰其字是

先有此樂是顏
子所得處
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金氏曰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實後改

敦頤晚卜築廬山之下取故里之號名其溪曰濂
溪學者稱爲濂溪先生謹元以雲陵伯圖從祀大

子廟庭初茂叔爲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珦爲
道先主口皆受學於茂叔又子穎聞受學焉故

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

也集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師生之序也許氏曰集

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思按程子之言引

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

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公爲學者切已
漏泄七分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道而磨今女盡

力不足者參邊而不能盡者前進而不敢謂之盡

醫學正統淵源

論語卷之四

千江

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許氏曰）為學之道先立志

頭做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

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

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

明行未力耳常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

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胡氏曰）夫子稱顏

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

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盡力以求之何患

力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

以局於藝也

○子游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金氏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

人儒則（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金氏曰）王文憲曰程

子夏細密謹嚴病其謹故以此警之後世託儒

為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履祥按語錄

朱子亦嘗疑此說為初學之時又曰聖人為萬

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哉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

謝氏之說為過矣然女為二字專於子夏言當如

文憲之說况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

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太緊小如此

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為言其言君子

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

善否之殊也至為學者切已省

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金氏曰）春秋杜氏註武城在泰山南

又曰焉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按字義如是為爾

其辭氣必有所指謂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

可與進於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金氏曰）按史記

諸道者

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

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殺弟子散居四方各明

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徑路之小而

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許氏曰）飲射讀法周

教民而賓與賢能故有鄉飲射之禮此行於鄉學

者也又黨正四索鬼神而後食以禮鄉射而飲

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此則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

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金氏曰薦拔人才此是長

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興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士爲吏或得人講論亦爲政之助

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

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

戰敗而還以後爲功金氏曰兵家所謂斷後也反奔而殿故以

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金氏曰十一年齊國書帥

如樊遲請論溝洫冉有用矛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

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

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王文憲

使人知所自克○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上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璽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宗廟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金氏曰佞

辯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多變易

是非故始有鮀佞之稱朱子語錄焉用佞處略言

之朝宋公子有美色金氏曰宋公子朝與南子內

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

難免蓋傷之也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

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悅色所以可嘆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

之之辭金氏曰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

背亦猶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七

其失而勉之以正也又曰通只是人需行處太勝如子之需孝父之需慈兄需友弟需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奮後戶出既知之即由之需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肯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金氏曰猶今俗云村人史掌文書金氏曰猶今言

文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多聞習事而誠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大

或不足也許氏曰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

飾之非盡當時之本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

然而然矣金氏曰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

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

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許氏曰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達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許氏曰知有兩等一等

等會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

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

者集註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

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

所在亦可下兩節○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

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

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

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

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

人以下之贊賤而語之大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

妄意賤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

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周近思而

漸進於高遠也金氏曰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

以漸進爾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

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

而告之黃氏曰黃文肅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

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又曰集註知者言事仁

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

其實先難是民義此章大 ○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

難為金氏曰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利

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幽則必遠也仁人者

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可以為仁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

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許氏曰天地萬物口細高下無非

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明物理無少礙滯不留

渣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為物流行不滯而共漸漬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

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存

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

體靜其效自然壽蓋受命於天其壽天固有一定

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

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巖之下與在 ○程子曰非

格而死則是我天矣非正命也

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

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
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
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齊王氏曰
國語管仲爲
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
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
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
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魯則
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
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
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
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
得爲觚也金氏曰稜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
三升考古圖凡瓶孟方角者皆曰觚上
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
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
其舊者不止於觚也夫子因
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程子曰觚而失其
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
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
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
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
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
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金氏曰有仁
當作人朱子
謂以赴井救人爲仁下
文可逝不可陷見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

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金氏曰宰

我此問雖語錄亦疑之然此不足怪今人愛道學
之陷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
則爲誠不飲不食則爲廉坐禪入定則爲敬絕世
廢事則爲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
之曰何爲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絕
人倫以爲誠也取令合於義而已非可吸風飲露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三

以爲清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
入定爲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爲高
也
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
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
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
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薛氏曰約是收束向
身意思集註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
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金氏曰何文定曰黃文肅舉仁字一節蓋是指由博與約

親切處以爲例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

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要

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錄有一言以蔽之曰無不

自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不

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於道徒知要約

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

不畔於道也許氏曰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

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已無相關

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大可進德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

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聖氏曰按本註兩進程子重下於學者爲切此若

子是大槩言學者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

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保其不

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哉

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

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

許氏曰天者理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語

四書正學淵源

論語卷之四

語

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

背於理理與已不相開也

聖人道大德全無可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

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金氏曰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

於善而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本

有可見之禮則不替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

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

難明言其爲重言則則媚由徑之人皆可在他人

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人皆不可借此說

一也面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

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

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

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許氏曰子路惡惡

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

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

金氏曰此章中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

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聖言爲德二字而

下文有能字其言實下文能字即爲德二字也中庸

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

體此中庸指德而言故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

許氏曰集註中者無過不及

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中過是過於中此是

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

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

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